# 2022 写的所有

秘密

#### ——秘密不能说出

"你的心中有些不能讲有些,只占一个部分" 当我们成群结队走人森林 踩在溪水石头上,你对我说。

我和你的关系,神秘 如湖中央那只鹭鸶,静静韬晦 睬都不睬我们:一群路过的闲人 没有人会把石头当成月亮 鹭鸶也只是鹭鸶 如果愿意,你可以向朋友借一把伞 或者一句话,通过心灵讲出 而不是嘴巴 3.11

## 一种创造世界的方式

沉船时间:二十四小时 神在暗处观察。寂寞的陆地 于某一时间从海平面凸起

岸边站着三个等船的老**人** 他们将一直站着 这个时刻之前他们一直走动 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3.12

湖心泛游

有时候,只是走,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足够包含一个下午或者晚上。在湖心凸起的小岛,保持站立,像一只鸟,什么也不想,韬晦,其他也没什么要干。

或者,想,想一个句子,然后把它删除;再想一个句子,再删除。以此类推,此动作重复几百次。一直到某一个句子,注定此时出现的一个句子,会提醒你,你已经到了这里了,不知不觉,像一只孤鸟,一个单独的动词。

这也没什么说的,没有必要说,但还是要说,硬说,以至于,在湖心的孤岛上,我乱想,和思维,和句群贴的很近,就要被它吞没。

有时候, 只是走, 但要和句子分离, 只让自己站着, 什么也不想, 空空如也。

有时候,我也需要休息。

3.13

状态

对我来说,客厅这个沙发座椅就是上帝。你躺在那里,像一个石雕,点一支烟,看外面的光。 同时,这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清晨,天色还早,外面是被雨洗刷的绿色。两个匆匆的路人头也 不回地走了过去。你一直在那里,保持静止,直到那片光从外面平移进屋里,笼罩在你身上。

我站在旁边,你似乎并不在意。我张嘴,说出一连串的话。你不听,忽略,当耳旁风。我继 续说,能量充沛,像一只充血的狒狒。

"露丝,你知道我们已经很老了,老的都爱不动了,我们不再年轻,不再生机勃勃。一团乱麻,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可能明天就会死掉。这些都不重要,真的不重要了。我已经给了你一切,我的身体和心。我努力成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我曾经想创造一个家,这个家能让你一直感到幸福。但你知道,我们都很老了,老的没有力气爱了…"

有些事情,我不能细想,细想就会难过。我只能这样靠惯性活着。就像我现在的喋喋不休。 我不会选择主动停下来。如果她愿意,我可以说一个晚上。

"外面变得真的很干净。"你打断了我。我不知道你是在问我还是自言自语。但我还是回答了你,是的,真的很干净,很久没有这么干净了。又经过了几个路人,和最初的两个人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小心翼翼,跳舞一般绕过房子前面的水坑。

"一切都结束了吧, John。"你淡淡地说。

我看到你还在那片光里。我的心里有什么在打开。我有很多话想继续说,但现在都梗住了。 我明白,不管我说什么,都将会拉远我们的距离。所以,我想保持现在这种状态。至少,再 保持一段时间。

3.17

雪会落在黑暗的树林

日子一天天过去

没关系, 你对我说

没关系的

好像日子没有走

时间还停在原地

四月6日,早

地湿漉漉

雨不再下,不再。

接着

连着一周的晴朗

你靠近

在我耳边, 兴奋地说

"那只笨鸟卡在了树上"

每天雨后,青草都在生长

我们没有发现,没有。

我们的目光都在湿漉漉的地上

期待它变干, 然后

再湿掉

"天气凉一点

雨就会变成雪"

你靠近我

对我讲,对我讲。

4.09

凌晨两点,透过窗户向外看

外面的一切都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

我闭上眼睛

感觉这一秒要比以往更长

4.12

浣溪沙

无可奈何

说的是

一个单身男人

独自在人民公园里遛弯

不知道该喝茶, 还是去采耳

的心情

在春天 尤其是雨后 成都很少人喝茶 几乎没人采耳 4.12 成都 雨水和雾 将袭击这座城市 在一个无法辨认他人面孔的深夜 这两者,同时降临 有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有人还摸不清头绪 雨 会落在地上 渗到地下 但不会停在半空 我们抬头 看不到像针一样的雨 悬在头顶。 雨会落下(当然) 没有犹豫 像它终究会落下的那样

穿透我们

## 仿佛我们透明, 不在

我们像空气

像鸟,

像一串字符, 一句叫喊

或者,不像,我们是。理所应当。

在城市, 在现实和抽象中间

活着。有血,有感受

具象且抽象

而我们听到的叫喊

和噪音没有区别

也和歌声没有区别

它只是声音

没其他作用

你只管听——

雨落在地上

渗入地面

穿透我们

穿透这座城市

你只管听

不用思考

用你的惯性练习

不要多想

4.21

乡愁

有时, 我会想念

故乡沾满粘痰的街道

它们骄傲,存在,闪闪发光

在阳光下,一直向远方延伸

我站在它们之上

就在几片痰的旁边

受着它们反射过来的光

然后, 我匆匆走过

想着哪一张嘴

将会吐出新的粘痰

谁又会给这张嘴

点上一只香烟

4.21

小暑

每天,他都要刮自己的阴毛。哪怕只冒出个尖也要刮掉。别人都说他去不了澡堂,看到别人的阴毛,他就会晕倒。没有人亲眼目睹,那时大多数人认为不过是一句谣言。

证明他是一个晕阴毛者还是多亏了他太太(Z女士)。他和太太讲了很多次,那天太太还是忘了剃毛。他就这样昏到在太太的身上。那时,他们两人正在做爱,外面黑沉沉的,除了做爱他们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晕阴毛者的身份暴露后,大多数人依次来威胁他。或是要钱,或是求色(晕阴毛者长的很帅,有不少追求者)。如果他不答应,对方就会拿出一撮准备好的阴毛,让他陷入昏迷。

我大概是一年前听说的这个消息。那时,晕阴毛者刚刚搬到我住的小镇。而我。那时阴毛都 没有长全。

作为一个晕阴毛者,他的身份在暴露的那一刻已经和他彻底绑定了,无论他到哪里,这个身份永远绑在他身上,很快就能被所有人熟知。

Z 女十感到很愧疚。她觉得很对不起她老公。她养成了刮阴毛的习惯,每天都要刮。刮到现

在,皮肤经常带着红点。

这是她躺在床上和我讲的。我当然也亲眼看到了。那些她私密部位上方的红点,摸起来就像鸡皮疙瘩。当我手指轻轻抚过去时,她会感到一种电流通过的酥痒。

在一次性爱之后我问 Z 女士,她的老公是不是真的晕阴毛。毕竟这个故事实在天方夜谭。 而我观察过他老公,和常人没任何区别。我曾经问过我的父母,他们一开始完全不理解,明 白了后都觉得我在胡说。可 Z 女士无比确定。"镇上的人现在全知道,已经有人用阴毛威胁 我老公了。我们这个夏天应该就会搬走。"

Z 女士每次见我都会重复这些话,但夏天早就来了,他们却没有搬走的迹象。

"都怪我。要是我当初把阴毛刮干净一点就好了。"Z女士最近总是和我讲这句话。"今天邮筒里又收到了几撮阴毛。我没告诉他,偷偷烧掉了。"这是另外的一句。我一般会点头附和,但也时刻保持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

那年夏天没什么特别的,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做爱。那些热得像狗的日子,外面黑沉沉的像是末日,除了做爱我们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事情发生在夏天的最后一天,小暑。那天不寻常的热,热得人要化掉。那时我在我家院子里 修那个快坏掉的拖拉机。父亲从外面走进来,他对我讲:"Z女士在河边。"

Z 女士在整天在河边发呆,每一个经过的路人都能看到。她一动不动,像长在了那里。一开始,早晨赶去工作的人顾不上理她,但到了下班回家的时候却发现她还在那里站着,一动不动。别人和她讲话她也不理。这样,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父亲和我讲那句话时,我正在修那台快死掉的拖拉机。我这两天一直在干这个。说实话,这 个玩意儿实在没必要修了,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修,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也不知道该干什 么。从那天往前推,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见 Z 女士了。

我丢下拖拉机,跑到河边,看到了正在发呆的 Z 女士。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她可能只是一 注雕塑, Z 女士的石雕,而不是 Z 女士。

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她后来反复和我讲。每次讲,细节都会发生变化,但大致的情节不会改变:她和老公在河边散步的时候,一个男人冲她老公扔了一团阴毛,她老公随即晕倒,掉到了河里。而那个男人也逃之夭夭。她哭天喊地,向每个路人求助,没有人相信她,觉得她疯了。于是她那一瞬间崩溃了,不知道该干什么,灵魂飞走似的站在河边发呆。而我,像以前一样,点头附和,但也时刻保持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

那个夏天,晕阴毛者就那样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我,我们家,在那年夏天修好了那台拖拉机。之后我们离开了那个小镇。我也再没见过 Z 女士。和她分手的那天,是晕阴毛者死掉第二年的忌日。那年夏天,和前一年夏天一样热,热得要死。最后一天,我和 Z 女士依然在做爱,我用手指抚摸她私处上的红点。那天,外面刮起沙尘暴,天空扭曲成了橙色。现在想想,这样狗日的日子,除了做爱,也的确没什么可干。

## 不道德的爱

食指中指间隙尽量小

动作尽量慢

不要被别人发现

但要保持快感

手背贴胸, 要紧

要自然,要保持十分之一放荡

和绝大部分纯真

哪怕闭馆

哪怕被人看见

这套组合拳一定要打完

5.03

这周天热,晚上开始刮大风

刮风,下雨,天气转晴 天气会变,会不停不停变 核酸不变,一直一直不变

周一开始, 大白要在一周内

捅完每个人嗓子眼

一一事实上,床一直处于静止。

床坚硬,床铺柔软,它们注视着你看着你在上面翻滚。它问你你梦见了什么? 瀑布,沙漠——水或沙子你落在里面,感觉一样舒服还有呢? 无数玫瑰色的小人度过大海淹死在水里

这就是白日梦啊,白日梦 看一些有的没的 最后苏醒

差不多这样,没什么说的

5.03

彷徨

当她坐在这里,时间开始流动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她,和灯光一起 飘到她脸上又飘到街道 她坐着,只是坐着,没有别的动作 一只乌鸦,停下韬晦 趴在栏杆上,和所有人一起观望

品酒,最开始是品的 后来是喝,饮,最后是灌 当状态变成灌的时候,酒吧也变了

所有人,目光从街道转到她脸上 又转回自己面前的酒杯 像灯光一样,那一刻时间又开始静止

5.14

洗澡

开关"滴一"的响一声 我想象电流从总闸经过开关,又从开关流回去 这个过程让我浑身发软,我确信 旁边隔板上的霉菌肯定没有这样的感受

一 个电子突然击中了你,而不是别人 然后你就会想——这是我的身体 低头,肥皂擦满我的大腿和肚子 往上是胸口,往下是我的阴囊

灵巧的洗了头发,冲干净身体 发现这不是一件难事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 不过是冲洗,出汗,冲洗,并出更多的汗整个过程喃喃自语,好像要说什么 用一种别人不懂的声音

肥皂的香,涂在私处的痒 有一点刺痛 像打开一个世界,里面的感受蜂蛹而出 我摆弄自己(再恰当不过了) 除了清洗,仿佛从来没有 认真干过其他的事

此刻,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5.14

在梦里钓鳟鱼

午睡后,还在梦里醒着。 变得无力的 不止是早上,还有

下午和一整个

夜晚

我想起那条鳟鱼

它长着密密麻麻的点

和一个漂亮的

鱼鳍

它是黑色的

在过去,黑色代表死亡

想立一个雕塑, 献给一个死掉的酒鬼

他死了

死的像一条狗

头向下, 屁股朝天, 栽在街上

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他的肛门冲着天空

他死了

没人知道他是谁

也没人知道为什么要修一个他的雕塑

可每个人都会知道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一个裸体醉鬼

脸朝下栽在街上, 从此再没能醒来

5.30

意外

意外! 两个字

准确说,是意识之外

意识之外的物质呵

包含一杯不知何时出现拿铁

含糖含奶,21元

而我在六楼, 离地 18米

看一部电影: 镜子

此刻窗户正被悄悄打开

海盗猫

上午,写一首诗

或者只是躺着

(窗外,阳光脏兮兮)

和室友到学校对面吃饭

感觉累,困

趴桌上就能睡着

期间想了想一只89年的猫

那只猫冷静,像一个贤人

它对我讲

做人好难啊

5.30

猴子, 永远的 1

◎ (包含世界上所有的猴子)

出洞,喝水吃香蕉,不和别人交流 其中混杂着的几只聪明的**3**看到下午的阳光笼罩着自己 突然明白了 1 的意义

1, 影感觉这个数字这么大, 大的进入了永远

6.01

等待

时间过去

我叫它等待

等待奇迹的出现

在一首诗里

时间过去又回来

6.01

爱诗

爱诗

不是在写爱

不管你爱谁

和这首诗都没有关系

爱诗, 只写一个字(爱)

这个字只费了一秒

可它用尽了我全部的力量

6.01

草地上我看见一只猫

一只野猫正在发情

在草地里叫着, 寻找着交配的公猫

也许,这是我多想

它只是受了伤,希望有猫

舔舔自己的伤口,给它一点安慰

它在草丛里叫着, 完全不在乎我

我也假装不在

内心祝福它

可是啊,它还没找到另一只猫

成都就下了场暴雨

浇的它落荒而逃

最让我震惊的是它的惨叫

夜里我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入睡

想了好久它最后的叫声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两小时后我下床

翻书, 无意看到了一句话

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人生可能的确是个悲剧

6.4

妹妹的枪

K闯进我的房间问我

枪在哪里?

什么枪? 我摸不到头脑

就那种枪啊, piupiupiu

她用手比一把枪的形状

那时

我会忘掉她才刚刚八岁

我会把她当作一个大人

当成一个需要枪的人

有时我们都需要一把枪

不是么?

用这把枪来干掉别人

最后干掉自己

我对她讲

我没有枪, 我也想要一把

你要是要到了枪

能不能把它送给我

K 笑了, 用两只手比了两把枪

她说, 哥, 给你

左枪给你

右枪归我

6.4

想念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

就那么躺着

不再担心作业

也不在担心未来

我屏气凝神

开始想念

我发现,想念的确很真

换句话说

想一个人

6.5

岁月啊

我削着一颗土豆

就那么削着

方法和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同的是

它是凭空出现在我手里的土豆

我一开始也没有在厨房

朋友啊,一颗土豆就这样

凭空出现在我手上

然后我走进厨房开始削它

这漫长的一天

我削了一颗漂亮的土豆

6.5

声音的浓度

浓度越大

到底好不好

浓度越小呢?

除草机的声音从外面传进屋里

它和空调的声音碰撞

在屋子里达到饱和

我可以离开这个屋子

把所有声音留在原地

也可以留下

让声音保持一定的浓度

我需要它封锁自己和世界

我相信它

它让我感觉我飘在太空

6.7

uqn.life

想象这样一个咖啡店

里面的人过一种理想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路过的僵尸

喝几杯咖啡

讲几句废话

然后走掉

不管有没有人听

很多人都会选择

每天来看看, 讲讲话

或者一段时间不来

也没有关系

这个咖啡馆的老板不会在乎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同类

一只来自浙江省的僵尸

6'15

午夜巴塞罗那

午夜的巴塞,三个人躺在床上

窗外是院子和一条小溪

那条溪很脏,她说

是啊,但是很美。他答

另一个她感到烦躁

她受够了他们无聊的对话

先起了床

另外两个人继续躺在床上

耐心等待, 他们知道

用不了多久

另一个她

将端来新鲜熬好的蘑菇汤

6.19

和妻子吵架之前,约翰边读李白边在马棚徘徊

在一个冬夜

约翰回来了

他骑着马步人马棚

手里拿一本李白的诗集

此刻的他想睡觉

也想喝一碗妻子酿的烧酒

他想着明天要赚钱

要和朋友到后山打野鸡

还有,要和妻子解释

今晚凌晨才迟迟归来的原因

他想这些的时候

外面的风呼呼地吹着

马棚上的塑料袋发出呼啦啦的声音

在这糟糕透顶的时刻

他决定读两首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多像我)

打开诗集,约翰突然想起来

李白已经去世很久了

6.19

无题

床上赤身裸体,有一点忧郁

现在没有比这张床更安全的地方了,

这里,能和上帝对话,祈祷

能透过纱窗向外看

外面平静,有点闷热

不知一会儿会不会下雨

你感到安心, 因为你明白

我们的主, 他不会告诉你答案

他就是这样

他沉默的样子致命、也性感

7.5

无眠

妈妈

我的身体和思想 都来自于你 有时像你一样 在人群中 我选择躲避 自己的心 我害怕 一只陌生的鸟会在身边 投下阴影 我闭嘴 甚至压缩喉咙 关闭房间全部的窗户 就为了不去面对 妈妈 和你一样 有时我会想 这是因为什么 汗布满我的身体 和床单 我在想要不要和你说 妈妈 在潮湿的夜晚 我总是呼吸困难 我看到 那两只苍蝇

我有时会想

又在撞天花板 我想 它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撞掉几块墙皮 外面

成群的狗走过大街 耀武扬威 它们的声音飘进屋里 很快散在空中 这群语言的动物啊 像我闭口不说的话一样 消失,很快会被忘却

可我看不到天空 我只能看到天花板 白色的墙壁阻挡了我的视线 我想躺着,想进入睡眠 但我又开始写诗 想打消这些画面 这些声音

写完诗

我躺在床上

张开自己的四肢

我已经习惯这样的夜晚

妈妈

你看不到梦中的灰尘

已经包裹住了

我的眼睛, 耳朵和嘴巴

在这个潮湿的夜晚

我再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7.12

好小狗

那个女人

每天晚上七点

都会牵着她的萨摩耶

经过我的窗前

我一遍遍看

我家人也一遍遍看

有一次,那个女人

在门前的台阶上嗑瓜子

萨摩耶把大脑袋摆在她的膝盖上

我突然想到这个城市

可能有几万只好小狗

而我眼前就有一只

它是它们群体的一員

它就在我的对面

7.14

好风景

(模仿小安写的一首)

不用上山

家里就有好风景

光脚上床

极目远眺

蓝天卡在房子中央

交错看,我看完你看

规定站着看坐着看都行

只要看,看的就是同一个天

看到风吹进来

心里有了感觉

现在可以下来了哎

7.15

夏天,河水暴涨几百里

才知道

西游要渡过的流沙河

比红海还宽

没有摩西

师徒三人坐在河边

一筹莫展

那是沙僧加入取经行列之前

而现在

早已是夏天

雨后河水滚滚而逝

## 大雨及老虎

星期一,大雨,A 走出家门

往北到解放西街

一辆垃圾车停在路边, 司机

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车播放着

贝多芬之类的音乐

现在整条街很好,符合眼前的平面

它不属于抽象, 雨, 或雨中的

一只老虎,(它没有奔跑而是

睡在马路中央)

A 走过解放西街, 她快, 没有犹豫、留恋

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它太抽象 A 不感兴趣)

A 只是路过路的中央, 很自然

遇到了那只虎。她想,它还要睡多长时间

才能醒来。今年属于它,又一个虎年

它应该充满活力, 跑在雨后的原野

雨还在下,它躺在街上一动不动

此刻情景迅速坠入了一种抽象

可A知道自己无法阻挡

8.17

存在与虚无

吃饭时

突然感到一种虚无

于是从饭店出来

躺在地上看天

妈妈过来说, 快起来

爸爸过来说, 快起来

吃饭的朋友过来说, 快起来

路人纷纷走过来说,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密

最后声音模糊

凝结成了一串噪音

我依然躺在地上

还不准备起来

可我不再看天了

我盯着黑压压的人群

8.26

家

在家里

我常常忧伤

有时无聊

大多时候我感觉被困住了

虽然呆在这里很舒服

并且有大把的时间

但我还是感觉荒诞

生命在流逝

我在客厅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同时用很快的速度吃完一袋薯片

吃薯片发出的咔咔声

拖鞋摩擦地板的磁拉声

外面微弱的风声

老头老太的交谈声

这四种声音构成当前的环境

我想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平静

现在平静如死水一摊

每当死水在我眼前出现

我都会做出选择

跳下去还是往里丢一颗石子

8.27

古怪

外面站着一位军人

他在抽烟

我能看到

烟从他面前飘起扩散

他旁边没有别人

看到他之前

我的口水流到了我的胳膊上

我的大脑在梦里走来走去

在梦里,我遇到了老水手派派

他告诉我,理性可不是一件好事

哪有什么理性, 我说

无非是种古怪的欲望

无题

常常不知道

我要干什么

但直觉告诉我

不要多想

那些熟识的那些陌生的

都在眼前, 也只在眼前

一个老人对我说了同样的话

他一身酒气

正忙着把烟灰抖到河里

有时我想

我们是真的需要酒精和香烟

也需要一条寂静的河流

在夜晚

它独自流淌

各种牌子的烟灰在它表面浮动

很快被卷人黑色的浪涛

8.27

我就这样活了很多年

拉上窗帘,房间黑得像夜晚

还是留一点缝隙吧

把窗帘拉开一点

现在什么都好就缺一点雨

应该用不了多久了

我已听见远处的雷声

从远到近, 从近及远

雨还没下

天好像阴了不少

我在犹豫,是不是要出去

独自面对雨和整个下午

犹豫的瞬间, 灯灭了

外面好像变得更黑了一点

8.30

to my friends

几百年后如果有人能看到这首诗

我想告诉你们,这首诗写于2022年8月30日

中午阳光明媚, 下午却下起暴雨

这很不平常

我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们

今天是独特的一天

请不要把它忘掉

8.30

赞美噪音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外面的噪音传进来

它让我安心

一个安静的房间

需要一定的噪音

噪音

传进来, 传进来

无论四季

噪音都会进来

这是城市专属的礼物

我对妈妈说

我更愿意生活一个有噪音的世界

高低错落之间,噪音

让我鼻子不会发炎

多么值得赞美呀(不么?)

我赞美噪音

它现在是蓝色的

9.1

文档

对于新建文档

我常常感到陌生

我会删除, 重建, 删除重建

直到我的目光又停在一个新的 word 文档

它白,没有污染,纯净,神秘

写下多少字都不会改变

仿佛真的这样

但有时它的确白

让人看上去

9.3

夜晚的加油站没有人

忧郁的狗看着前方 出租车司机没有踩下油门 车一直停在原地

"嘿 bro, 你知道么

我们得继续前行

直到每个人到达自己能到达的地方"

车子播着马勒的交响曲

后空翻

舞蹈

表达一种紫色的情绪

然后他们讨论,讨论,讨论

所有的过错,争执,怒火

最后他们发现,已经走到了这里

加油站晚上没有人

司机下车

搂着他的狗抽烟

烟飘在空气里

"嘿 bro, 你知不知道

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放弃

9.4

写给玛利亚

不存在奇迹

我相信, 奇迹不会存在

没有和男人睡过, 女人不会怀孕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在那时, 你又怎么能相信那个乞丐的话呢

他一无所有,躺在下水道旁边

手里拿着一个破碎的酒瓶

他说他是一个落魄的天使

你怎能那么轻易相信他呢

天哪, 玛利亚

在那时, 那时也是黄昏

太阳没有落山

水还没有完全蒸发

我们步行了很久,很久,很久

直到看到了这条溪流

我们野餐,钓鳟鱼,钓鳟鱼,野餐

多么美好的下午呵

我们做了很多梦

在那时,那时你还在校园操场

挟一颗篮球飞奔

你看到了么?

像一颗子弹

这是过去,是现在

是未来,但也都不是

这一切同时存在着啊, 玛利亚

你看到了吗

你听到内心的低语了吗

玛利亚, 玛利亚

那些免费的时光

已经过去了

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9.4

石头城之夜

石头城的月光

今夜格外明亮

吐出嚼了很久的口香糖

把它粘在玻璃上

现在

它和月亮在同一个方向

月亮能不能看到

四万公里外的口香糖

在它眼里比点还要小

它能不能听到

口香糖旁边一个炙热的愿望

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死掉的前生坐在那里看着我 而我在用电脑读现象学观念 一个又一个前生从冥河游过来挤在床上 直到挤不下,直到他们发现床已再没有空间 他们便站起来,围在我身边 透过屏幕,我看到无数自己的脸已渐渐腐烂

9.4

无题 2

你能不能听到

我的沮丧

我常常仰着头看天花板

常常能听到一些声音

大多时候我感觉累

好像我并不拥有它

它独立,不属于这个房间

而我像在吃面条一样

吸收着它的灵魂

只为把它留在原地

9.3

静默

早上, 当我醒来

一个词语在我舌头上跳动:静默

安静沉默

这个词语让我想起一座山

默默等着岩浆或者炸药

也等一些从地球内壳释放的能量

外面,人和人挤在一起

沐浴阳光的他们开始哭泣

我在想他们如果是炸药的话

敢不敢引爆内部的力量

这个力量也许会摧毁这座山

也许对于山来说微不足道

9.6

物的敏感

深夜, 合上电脑

掀开窗帘往外看

外面居民楼的隔间

亮着几盏灯

我迅速捕捉到

一种物的敏感

(像含羞草一般)

早上,看到一个女人牵着她的柯基

走过熙攘的大街

我产生了同样的感受

这种敏感就像草的生长

我听到它一点点的吸收雨水

看到它不存在的心脏

发出扑通通的声音

我站在旁边

面对它

感觉自己身处局外

9.7

洞穴隐喻

穿过卧室

我的鼻子开始发炎

是因为灰尘吧, 我猜

一种疼痛穿过上颚和鼻腔黏膜

像被一根针穿透

我站在卧室的最高处

外面的光流进屋子

我能清楚地看到

灰尘,一群小精灵一般

对我来说它们是邪恶的

当然,它们一直在我不曾认识的存在中

在另外一个不属于我的洞穴

有时,我看不到它们

有时,我只能透过光

看见一点它们的影子

词语

嘴说出词语

然后停下, 选择沉默

仿佛嘴巴只能有说话这一种功能"

\_\_\_\_

外面好多层灰蒙蒙的人群

他们穿透路灯的光环

走进更黑暗的角落

暂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个说话的人

他用嘴巴向我们描述

眼前的画面

很多很多的响声

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拖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

有时,影子和他们分离

趁他们不注意又

回到他们身边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他告诉我们,他们都是词语的动物

我们重复他的话

嘴唇闭合,发出声响

词语的动物

# 我们无非都是词语的动物

9.21

除非我们进入海底

凌晨三点

自己不属于自己

就像海草在海中飘

去哪里要让海浪决定

大海把你卷到了另一个半球

你睁开眼

发现没什么不同

10.21

事物的状态

凌晨,黑色的眼圈变得更黑

摘掉耳机

耳朵里潮湿,发痒

零下五度

玻璃冻冰

我躺着, 胡思乱想

如果明天我一无所有

我又该到哪里去

此刻我只在自己的失眠里

总有一个状态能成为我好转的标志

问题是,这一切值不值得为此而活

漫长的一生

春天总是漫长

夏天总是漫长

秋天总是漫长

冬天也是漫长

岁月漫长啊

我的朋友

10.22

润

一个颤抖的声音

宣告春天的结束

你听,飞走的蜜蜂宣告

幽灵的到达

先生,这个春夜已变得模糊

十个少女带着男孩

连夜跨过急湍的河流

10.25

故乡

窗外,一切多么安静

我很久没有见到

这样深蓝色的天空

我联想到打火机上飘动的深蓝色火焰

我以后还能见到吗

也许

但现在不是写诗的时候

应该放下手机

静静凝视面前的夜

唉,这真正的夜

我深吸了一口这夜的空气

这口气太深了

深到不用再写下去了

10.24

清晨

躺在宾馆的床上

清晨也像是黑夜

光被窗帘挡在外面

此刻, 我的身体

带着犹豫,疑惑,和一点怀疑

揉揉眼睛, 翻转身体

无法继续人睡

在床上, 我渴望水, 渴望内心安静

我开始乱想

想田野,草原,大海

等一系列巨大之物

我站在上面如此渺小

宛如一粒灰尘

关于这些情绪,有趣的是

相较自然,它们更像干渴

它们让你感到阵痛,颤抖

但有时,它们像一团火

让你感到你就是你

不可能是别的存在

10.24

休息

清晨,一人到公园散步

走累了, 便躺在树的旁边

路上行人越来越多

我看到了你, 陌生的朋友

你走过,很快消失在公园的尽头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之前我不知道

之后我更不会知道

10.24

那天晚上

当我活在过去

每个夜晚都变得更加漫长

靠近窗边,用手指贴住玻璃 感受冷气从外面进来 坐在床边,看到窗户的对面 是起伏的胸膛 里面持续飘出热烘烘的二氧化碳 当两边碰在一起

# 躺在床上

眼前是天花板和一盏吊灯

幻想自己躺在房顶

它们变成了水滴

上面是绕行地球的火箭

你知道,它们

像一只只熊

躺在云彩

和月亮的影子上

有时我能看见它们

更多时候, 黑夜像是一个漆黑的盒子

我打开, 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11.14

抢劫犯皮尔

"他把我们塑造成被侮辱的人"

"谁?"

"上帝"

----记

也许皮尔现在不太记得

童年的卑躬屈漆

妥协, 懦弱和所有的不甘

他现在只能记起

乡村朦胧的黎明

清晨浓雾下吃草的牛

这个画面他太熟悉了

他经常背过身, 不看

清晨的水珠打湿他的眼睑

那时,他就知道自己在一个透明的膜里

他优柔寡断, 时刻提防旁边的人

可他的念头很简单

只希望舌头尝到蜜的甜美,或者乳汁的甘甜

二十年后, 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海边的别墅,和妻子规划着抢银行的步骤

半夜,婴儿的哭声将吵醒他

而妻子,将用乳房带给他安慰

在这个星夜,未来不可预测

战栗的血细胞在血管里搏动

那时,只有乳汁能让他安静

他和婴儿躺在胸部两侧, 如此安宁

完全预料不到

自己的生命将在明日终结

漫长的夜晚催生了失眠者和不失眠者。失眠者是少数派。据研究显示,他们只占人群的百分之七。不失眠者打着呼时,失眠者正在床上苦熬。当然,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失眠,而是执行着失眠者族群的任务:成功人睡。我就是这样一个失眠者。每天夜晚,上面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摆脱失眠者的身份(大多时候都会失败)。今天,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偶然遇到了我的同类——另一个失眠者。我之前从来不知道 ta 和我是同一类人。我冲 ta 打招呼。

"原来你也没睡"

"哈哈已经有睡意了"

"我正在床上苦熬"

"打开了网易云的雨声歌单"

"我去试试,希望管用"

"有用。能把脑子舒缓下来"

"谢谢你的建议。晚安"

我打开网易云雨声歌单,柔和的雨声穿透了我的耳朵。雨声中时而夹杂一点靴子踩着泥沙酥酥的声音。我的大脑得到了休息。"没有人睡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躺在床上,想。

12.13

现状

那根绳子很长

从脚下一直伸到地底

下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

如果向下,最好现在开始

你知道, 你没有退路

只能在头向上和向下中

```
选择一个
```

不那么难受的方式

12.19

我已找到了自我

每天早上

当我掀开被子坐起来

面对新的一天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躺下,继续睡觉

每天早上我都会反复确认

床与自己的关系

现在我明白

床在,人就在

我躺固我在

12.23

阳了, 想起惠特曼

每当想到惠特曼

用尽力量歌唱自我之歌

他的灵魂便砸在我的脸上

他声嘶力竭, 牙齿流汗

活像一个疯子

而他的诗则更像是病毒

在十二月某个寒冷的凌晨,侵入我的大脑

```
在里面叫了几声
```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12.23

时间

时间对我说:就现在。

现在可以是周五, 也可以是周天

我听从 ta 的命令, 反复观察

世上这棵独一无二的树

它刚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幻想出一个人形

站在前面

在这棵树与我中间

ta 在我耳边低语:就现在。

我看到, 人们在高楼上向下望

话语在我的嘴里闪耀

12.24

第一阵风

从哪里传来的琴声?

露西望向窗外

阳光正好

农民裸着上身

推着草堆

露西看到他们好看的胸脯

在阳光下发光

这美妙的景色

让露西人迷

可是从哪里传来的琴声?

这个中午

猫在睡觉

狗在打呼

露西揉了揉鼻子

闭上眼

仔细地辨别琴声的方向

风不紧不慢吹进来

这大概是中午的第一阵风

12.25

涉过那条愤怒的海

哦摩西,我们的航程已经开始 前方是惊涛骇浪,但我们不能停下 我们终于要踏上我们的旅程 经历了无数的悲苦与奴役

鲜血与牺牲

我们渴望远方的自由

我们脚下的泥土欢送着我们的离去

哦摩西, 我仿佛能够听到远方的钟声

海岸的微风吹来奶的香气

万千的民众为我们祈祷

只为我们的船能顺利停泊

可是啊摩西,这条道路多么凶险

我看到了前方

那条愤怒的海

它用它的怒火阻挡我们向前

后面是法老的追兵

奴隶主不愿轻易放我们离去

自由,自由,自由

我听到自由呼唤着我们的名字

它在那边,在海的彼岸

可是我们还是要失去它了

失去我们渴求的一切

摩西, 摩西, 摩西

我也看到了你

你坚定地望向前方, 像注雕塑

我看到那一刻阳光普照

洒在一分为二的红海上

哦, 摩西

我听到了你温柔的耳语

——前面就是新的世界

12.30

## 《其他》合集

1

某一个时刻,会产生这样的感受:过去已经回不去了。梦一样的过去(那么美)突然变成了现实。像从天边落到了泥地。我努力不想现在。不是我不明白现状。只是,不能细想。 有时,活着得靠一点惯性。

2

每天都会有的感受: 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这是真正的空虚。

空虚,就是什么都进不来。

进不来:一种真空。像一个人飘在宇宙。前方十光年外只有一片星系,而你永远到达不了那里。

3

从朦朦胧胧中醒来,回到现实。外面无数的光子透过窗户进入我的眼睛。我感到我的思,同时又感到失落。我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思只证明了我不在。人生最讨厌的感觉就是无力感。这是我用文字记录下的感受里我最讨厌的。现在闹钟响了,我明确的听到它的声音,我无力去阻止它响。让它响下去吧!我下来,像往常那样保持透明。别人以为看到了我,其实他们没有。闻到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一种发酵的葡萄酒的味道。我想起好久没有洗澡了。已经将近一周。

闹钟响起时正好是六点,我应该是忘了关。此刻我在地铁上。地铁是个很奇妙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观察。比如对面一个捧着花的女人,她是谁她要到哪里去?她的脚趾有点奇怪,应该是穿高跟鞋穿久了导致的拇指外翻。她认真的看手机(谁又不是呢?)甚至可能都没发现花是假的。但那束花很真,至少一眼看不出来。她旁边那个女人刚打完一盘游戏,现在闭眼在休息,看起来又像在懊悔(刚刚打游戏输了?我不知道)一对情侣在调情。女人手指在抚摸男人大腿内侧。男人深情看着她。我喜欢看人们的鞋。这对情侣都穿着拖鞋,这让我感到亲近,他们就像一对老夫老妻出来散步。我觉得高跟鞋很性感,很 fashion,但也很反人类,穿多了会拇指外翻。更多人在沉默,大叔把手机亮度调得很暗,让人看不到他在看什么。我试了一下,放弃了。地铁很快就到站了,我下车,走出地铁站。地下和地上分布着两层光膜,当我从较暗的光膜走出时,我开始感到空虚。

5

创造让我快乐!一旦一个东西(普通的物,艺术品,理论,商品,话术)陈词滥调,我就感到厌烦。我想我喜欢创造的原因是这个:它能一直提供一种新的刺激。

和妈妈聊了聊,我好像找到了未来的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现在才突然领悟了。 虽然有些事儿早就知道,但一直没有那种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现在有了。

与此同时,感觉自己太矛盾了。我觉得自己是个恋旧的人,但又时时刻刻渴望着新。

6

杨黎,竖,威廉姆斯都是纯度很高的抒情诗人(我想到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温润)。这样的诗人有好多,(比如乌青何小竹)(比如卡佛,加里施耐德)喜欢这样的温润的抒情,它让我安心。他们写(说)的内容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的语气,带有很强的引力——吸引人一直听下去。

7

成都又开始下雨。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今年的第几场雨了。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这会儿,天

还飘着雨点。雨,会停在天上吗?不会,只要有重力,雨就会落下,落在地面和人的头顶。雨后,天气像蒸笼一样热。我想起了家里人以前经常蒸馒头,现在或许是个机会,能够了解馒头的心情。可是过去再也回不去了。2012,好像是最后一次吃到家里人蒸的馒头,想想已经十年了。当时,玛雅人预言是地球的末日,现在感觉有点幼稚。我相信,人类灭绝的时候地球还是会继续存在。雨继续下,我打开雨伞,原来昨天是端午节啊。可我再没有过节的欲望了,好久以前就没有了。

8

#### 漫长的休息

男孩像一只神秘的小鹿,缠着父亲不放。"爸爸你小时候玩什么玩具?"回答他的只有沉默和一张黑色的汗脸。我能感受到那张脸下掩饰的疲惫。此刻他需要的不是问题,而是休息。男孩一直等待着答案,脸上的笑容渐渐僵硬。他扭过头,我猜他正准备不想,或者聊点别的。那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流了出来。"玻璃球"。短促,清晰,但很快又彻底消失。我在旁边,目睹了一切。我想也许那个父亲可以做我的老师,在这场漫长的休息中,他教会了我沉默。

9

突然一下变得很冷,我披上外套出门踏入黑夜。电动车今天的马力比以前要足,足得我有点害怕。街尽头拐弯处,一汽车和我争抢先过街的权利,只有那时我稍微慢了一点。也许这些日子我变得太胆小了,不敢冒险。也许我一直是这样。只是这样让我不太开心。无数气体的原子噗噗地撞到我的脸上,我想我的皮肤细胞应该留下了一些刮痕。疼痛让我感觉到存在,也让我空虚。晚上大街上的猫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很快也要消失在街上,进入熟悉的暖房。

10

清晨,相同的面孔开始新一天的核酸。安静沉默,保持一米的距离。一切那么熟悉:白卫兵,寂静的街道,打架的野猫。三年前,我们亲自给了它们自由。耳边城管呼啸而过,重复昨天一样的话。那是同一个城管么?我好像昨天也见过他。核酸队里,每个人都在低语,念经一般低声细诉。我问一个男人在说什么。他闭嘴,面露惊恐"我什么也没说"。他的反应让我满足,这个表情我也曾有过,也许是昨天,或者前天,在另一个相似的核酸队伍中突进,保持安静沉默,面露惊恐之情。

昨天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鸡。一个男孩把我买下来,带我走到床边。我跳上床咯咯叫。 那个男孩脱掉裤子,对我说,他其实是个阉人。好吧,其实没有阉干净还留着半截。我有点 可怜他,就用尖嘴含住了他半截的 jj。

等我醒来,我想这个梦应该是因为看了疯蹄儿的《女性瘾者》。夏洛特甘斯布同情那个恋童癖者所以为他口交。说实话,看的时候挺鄙视疯蹄尔的。但从昨天的梦来看,我和他可能是同一类人。

12

看到十日谈结尾,帕索里尼落寞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不断生发出对自我,对艺术的诘问。不可避免的想起费拉拉的《帕索里尼》结尾,汽车残忍的压过了他的脸。一张包含深情与真挚的脸就这样被毁灭掉了。想到这个,心脏难受得像搅在了一起

13

突然想到了小确幸。很久很久前的一个词语了啊。小而确定的幸福。这不就是一种边际量的感受吗?我们都是靠这样的感受活下去的。刚刚看广州动物园的介绍产生了这种"小确幸"。它"治愈"了我大概两分钟。这让我想起,治愈也是一个很久很久前的词语了。

11.30 早

最近一直想起帕索里尼。我甚至把我豆瓣的头像换成了他。我想,这样每当凝视他的脸,我 就能反复体会什么是坚毅与真诚。

11.30 中

不要恐惧,不要恐惧痛苦。恐惧让人紧张。要直面,要慢慢触摸痛苦。

江总的死让网络变成了黑白。打开黑白网页, 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了。那时才回到了熟悉的(好久不见的)自己。我被各种欲望内耗了多少精力啊。接下来, 想把一切都变成黑白。

14

其实现在不太知道写什么。但还是想打点字。就随便写点吧。最近,我发现自己的感触不值一提,太阳底下无新事应该就是说的这个。已经没有新的感触了啊。现在的人类看到脑机接口的惊叹和一百年前的人看到电灯的惊叹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技术在进步。我们还是一样,和一百年前的祖先一样,伤感,脆弱,容易被唬住。写到这里我突然不太想写下去了。好像写东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回到早已有的真实中,回到那个无数人早已经过的起点。好吧,我承认自己常常控制不住自己,因为那个起点一直在那里,如此诱人,像塞壬的歌声。我知道,它擅长欺骗像我这样没有自制力的人,可我无法拒绝。

## 2 读到鸦片写的一个故事:

"一只猴子在一片荒地上抱着一颗洋葱努力地剥它的皮,它想找到洋葱的果肉,这颗洋葱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只猴子,它剥的自己外面这些一层一层的东西不是它的皮,就是它的果肉。

## ———摘自公众号 yapian

我想我们会永远搞不清楚生活的重点。就这样迷迷糊糊过下去。就像鸦片写的这段话重点是和恋人分手。可我的注意力却完全被这只猴子吸引。我不由自主想到以下的画面:猴子一直剥一直剥,直到把洋葱剥成了碎片。这个画面又让我想起了《桃色公寓》里金凯利落寞的笑容。以及我很久以前写的一首猴子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起来这两者。可能他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PS 附那首猴子的诗

(猴子,永远的1

(包含世界上所有的猴子)

出洞,喝水吃香蕉,不和别人交流

其中混杂的几只聪明的《》看到下午的阳光笼罩着自己

突然明白了1的意义

1, ②感觉这个数字这么大, 大的进入了永远)

3 永远。当我打下这两个字时我也没弄明白它们的意义。我比较笨。领悟东西很慢。有时候还很固执。认为对的东西会一直维护。当我认为今天的夜晚很美,我就忍受不了任何一个人说它不美。在我这里,它美的没有意外,同时它神秘,未知,离我很远。你最好不要问我夜晚为什么这么美。因为它就在美的里面。

你不需要知道意义,意义又有什么用呢。你只知道,写这些字的时候,你感到欢乐,喜悦, 紧张。就像一个迫不及待想做爱的处男